

# 雪

著基斯夫托斯帕聯蘇  
譯 人 澤 徐



733.6

733.6

~~733.6~~  
733.6

194

43555



書號 81008

基價 2.40

## 前記

康士坦丁·蓋奧爾吉葉維奇·帕斯托夫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於一八九二年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員工。

他的童年是在烏克蘭渡過的，一部份時間是化在鄉間，另一部份時間是化在基輔。一九一一年時，他發表他的處女作。

中學畢業後，入基輔大學，後改入莫斯科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截斷了他的大學生活。戰時，他擔任看護員的職務。當其成爲作家之前，他換過好幾個職業。他到過蘇聯許多地方。

他第一本集子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他寫有四十本左右的書。蘇聯政府贈以紅旗勳章。蘇聯衛國戰爭時，他是南方前線的一個通訊員。

一九四九年蘇聯外文出版局出版他的選集，有英法文兩種譯本，本書即從選集中參用兩種譯本選擇而成。

譯者 澤人識

# 目錄

雪·····	一
十月夜·····	一六
牧童·····	三二
孩子們·····	四二

## 雪

那個老頭兒寶太寶夫是在泰狄娜·彼得洛芙娜搬到他家裏一個月後去世的。於是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只跟她的女孩兒華麗以及看護小孩子的老保姆住在屋子裏。

屋子裏共有三間房，坐落在村邊一個小山上，俯臨着北面的河流。在這屋子後面是個花園，新近已經凋零殆盡了，再後面是一個雪白的樺樹林。一羣小鳥自朝至暮就聚在那赤裸裸的樹頂上鳴叫，預報陰暗的天氣就要到村子裏來了。

小村子裏是冷落的，小屋子的屋頂是歪斜的，門兒是支格支格作響的，夜間是寂靜到洋油燈的燈花爆落都聽得出的。像這樣的去處，要叫那住慣莫斯科的泰狄娜·彼得洛芙娜也住慣起來，著實要費點時光的哪。

『我真是個呆子！』泰狄娜·彼得洛芙娜想。『爲什麼要離開莫斯科呢？爲什

麼要放棄那戲院和朋友們呢？我儘可以把華麗送她到保姆的地方，普希金諾去好了——那兒空襲全無的——而我自己仍舊可以留在莫斯科好了。天哪！我真是個呆子！」

但是現在要再回莫斯科去已經太遲了。泰狄娜·彼得洛芙娜決定到陸軍醫院裏去表演——這小村子裏倒有好幾個陸軍醫院的，也就心地平靜下去了。她甚至逐漸愛好這個小村莊，尤其是冬天到來，村子裏蓋滿了雪的時候，日子是溫柔而灰色的。河流凍結爲時很短，蒸氣經常從綠水裏上升起來。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已住慣這村莊，也住慣這陌生人家的屋子。甚至那音調已不準確的鋼琴，裝飾在牆上的發黃的照片——是張船樣子很惹厭的裝甲海防輪的照片，她也都習慣了。老頭兒寶太寶夫曾經做過軍艦上的機械工程師的。書桌鋪着已經褪色的綠布，上面放着個軍艦格魯莫薄亞號的模型，這就是老頭兒所服務的船隻。對於這個模型，華麗的手指不准動一動，實則任何東西，都不准女孩兒去觸碰的。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知道這個寶太寶夫有一個兒子是個海軍軍官，如今在黑海

艦隊裏服務。軍艦模型傍邊就放着這位軍官的一張小照。有時泰狄娜·彼得洛芙娜拿起這張照片來，仔細端詳了一回，就眉心蹙緊，細細思想着。她覺得好久之前，還在她倒霉的婚事以前在什麼地方曾經看見過這隻臉孔的。但是在什麼地方呢？在什麼時候呢？

這個水兵卻冷靜地凝視着她，眼睛裏還有點兒小諷刺，彷彿低低問她道：「喂，怎麼的？你記不起我們相見的地方了嗎？」

「記不得了，」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輕輕地回答。

「媽媽，你跟誰在講話啊？」華麗從隔壁房裏喊出來。

「我和鋼琴說話哪，」泰狄娜·彼得洛芙娜笑着回答。

冬季中，寫給寶太寶夫的信札，出於一人筆跡的信札續續寄來。泰狄娜·彼得洛芙娜把信札疊好在桌子上。有一回，半夜裏，她醒了轉來。只見雪光淡淡地映在玻璃窗上。寶太寶夫的一件遺產，那隻灰色的大雄貓亞爾几伯正在沙發裏呼嚕呼嚕睡覺。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穿上了浴衣，走到寶太寶夫的書齋裏，去站在窗邊。有頭

鳥從樹枝上飛將出來便拂下了若干雪花。那雪花像極細白粉一般飄下來，糊在那窗子上。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在書桌上點了一枝蠟燭後，就去深坐在一張沙發椅裏。她好久地凝視着那燭火——燭火始終一動也不動燃燒着。後來她拿起一封信來，拆了，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後閱讀那信札。

「親愛的爸，」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讀那信。「我在醫院中迄今已將一月。我的傷口並不嚴重，好得很快。請釋遠念爲禱。望你紙煙抽了一枝，再接一枝。請吸煙哪！」

「我常常想念你的，」泰狄娜·彼得洛芙娜繼續讀下去，「也常常想念我們的屋子，我們的小村莊。一切好像離開得遠了，遠了在地球的另一頭似的。我閉上眼睛，我親眼看見開了那扇門，走進園子裏去。這是在冬季裏，地上蓋滿雪，但那條通到那個俯臨崖壁的涼亭去的小路卻打掃得很乾淨。丁香花叢滿被着霜花。屋子裏是燒着火爐，透出白樺木的煙氣。那隻鋼琴終究校正音調了，你把我從列寧格勒買回來的黃蠟燭取了一枝去插在燭台裏。同樣的歌譜放在鋼琴上：就是那「黑桃夫人」



的敘曲和「遙遙祖國的河岸」的浪漫司曲。門鈴還響嗎？我離家之前，沒有時間把鈴子修好。我真正能再看見這一切嗎？我回家之後，真正還能用那個藍水壺來洗面嗎？記得嗎？啊，要是你知道我在遠地裏是如何愛好這一切啊！我鄭重地告訴你，當我在戰爭中最艱苦的時候，我常常想到這一切的，請你聽了勿驚訝。我知道我所保護的，不僅是我整個的國家，並且也保護我所最最心愛的一小角——你，我們的花園、我們頑皮的孩子們，河後面的白樺林，甚至我們的大雄貓亞爾几伯。請勿笑我，請勿爲我搖頭。

「我出院後，也許可能到家轉一個身的，但現在還沒有知道。還是不等待着我的好。」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坐在書桌前爲時很久，向窗外一看，只見暗藍色上已經點染了曉色，不勝驚訝。她想這幾天之中也許就有個陌生人，自然是個勇敢而又冷靜的人，要從前線回到這屋子來了。要是那個人看見住在這屋子裏的都是陌生人，而一切東西跟他所企望的完全不同時，他也許要很難堪的吧。

早上，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叫華麗拿了個木畚箕，將那通到俯臨崖壁的涼亭去

的小徑掃除清楚。涼亭是完全損壞的了。木柱子已變成灰色而攀滿了蔓草。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親自把門鈴修好。鈴子上刻着一行有趣的文句道：「我掛在那門兒上——常常鈴鈴鈴地響。」這個鈴兒果真鈴鈴地響得很清脆。聽見鈴聲，那隻亞爾凡伯動動它的耳朵，很不高興，以為這是侮辱它的，就從那牆門間裏走了出去。貓肚皮裏，這愉快的鈴聲顯然是一種冒犯。

下午，泰狄娜·彼得洛芙娜面孔紅噴噴，精神活潑潑地，眼睛裏迸射出一片興奮的光彩，到市上去叫一個修鋼琴的匠人來。那是俄國籍的捷克人，他不修理洋油火爐、洋囡囡、口琴，便修理鋼琴。他有個極有趣的名字，叫做「稀奇得來」。他把鋼琴修理好後，他說道這個鋼琴雖則舊，倒是好貨色。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自己也知道是這樣的。

修理匠走後，她把書桌的抽屜仔細檢查一回，果然被她搜出一大包的黃蠟燭來了。她取了兩枝來插燭台上。晚上，他點了蠟燭，坐下來彈鋼琴，於是室內充滿着琴聲。

彈弄完畢時，吹熄了蠟燭，室中卻是一片松樹的香氣。

華麗抑制不住自己了。

「爲什麼你去弄別人的東西呢？」她說。「你不准我去弄，卻只准你自己來弄！你弄那鈴子，點那蠟燭，玩那鋼琴，並且鋼琴上彈的也是別人的曲譜。」

「因爲我是大人了啊。」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說。

華麗聽了不滿意，懷疑着凝視着她。直到現在，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全不像是個大人啊。她滿面光輝，紅艷艷地，簡直像那個在宮中丟了玻璃鞋的生着金黃頭髮的小姑娘哪。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自己就對華麗講過這個故事的。

還在火車裏時，中尉寶太寶夫已計算出在家中至多能停留二十四小時，他的假期非常短促，幾乎全部的假期都要化費在趕路程上。

火車下午到站。在站上，中尉從那個站長，他的一個老友處，知道他父親在一個月前已經去世，現在有個莫斯科的歌女和她的女兒住在那屋子裏。

站長解釋道：「是撤退人員。」

寶太寶夫一言不發。他從窗裏望着那種穿着棉襖，登着毛靴的帶着水壺的乘客

們，急急忙忙在月台上來來去去，他的心就沈下去了，他的眼睛也眩暈起來了。

「啊呀！」站長說。「老人家是個好人。可惜他沒有機會看見兒子回家。」

「什麼時候，我可以乘車回去？」寶太寶夫詢問。

「明天早上五點鐘，」站長回答。停了一回，他添說道：「你今夜裏可以住到我家去。我們的老太太一定招待你便夜飯。你不必回到你家裏去的。」

「謝謝，」寶太寶夫說。他走了出去。

他將他的箱子忘記在站長室裏了。站長望着他的後影，不禁搖着頭。

寶太寶夫穿過市街到河邊去。上空是個藍灰色的天。微微的雪花飄颺着。小鳥在路上的糞土堆中跳來跳去。天色逐漸暗淡。風從對岸森林裏吹來，吹得人落眼淚。

「好吧！」寶太寶夫說：「我來的太遲了。如今這一切彷彿都是陌生的了，這小村莊，河流，森林以及房屋。」

他回頭望着村外那個斷崖那斷崖上面。便是那個蓋滿霜花的園子和那座屋子。屋子的煙囪裏升起一捲捲的黑煙。風將煙吹送到白樺林那邊。

寶太寶夫緩緩地走向他的屋子去了。他決計不走進屋內，只在前面走過一下，那個花園也許要去看看，在那舊涼亭裏耽擱幾分鐘。一想到父親的屋子現在由那毫不關己的陌生人住着，心中很覺悲傷。還是一點也不看見倒乾淨，免得難堪。走啊，把過去的忘記算了。

「是的，」寶太寶夫想，「年紀逐漸大了，看東西的眼睛，也格外能忍心了。」

薄暮時，他走到屋子前了。他仔細打開那扇門來，但那扇門還是支格支格地響着的。那雪白的園子彷彿吃了一驚。雪塊從樹上撲簌撲簌地落下來。他向四面看了一下。通向涼亭去的小路上，雪都打掃清了。他就走到亭子去。他的手按在那傾側的欄干上。遠處，森林後邊的天空點染着淡紅色——顯然是月亮從雲後邊升上來了。他取下帽子，將手去撫一撫他的頭髮。四周寂靜無聲。只是下面山腳邊，婦女們到冰洞裏去取水，空水桶倒鬧出了一片響聲。

寶太寶夫將臂灣子去靠在欄干上，雙手捧着頭。

「怎麼會碰得到這樣呢？」他喃喃地說。

他忽覺得有人輕輕拍着他的肩頭，回頭來一看，只見一位臉色白白的，神情嚴正的青年婦女，頭上包着暖和的頭巾，她默然望着他。雪花溶在她的面頰上——她也許穿着叢藪而來的。

「戴上你的帽子吧，」她溫柔地說。「否則你要着涼了。到屋子裏來吧。你站在這兒是不行的。」

寶太寶夫一聲也不響。那女人攜着他的手將他領到小徑上回去。走到門前，他就停了下來。原來一陣傷心，喉嚨像被抓得緊緊的，他幾乎不能呼吸了。那婦人依然溫柔地說道：

「一切都不錯啊，不要爲了我而心裏難過，這是就可以過去的。」

她用力踏着脚，要將靴子上的雪踏下來。踏得門鈴錚錚地響，響聲一直送到裏面牆門間裏。寶太寶夫深深舒了一口氣。

他走進屋子裏了，口中含糊地不知說幾句什麼話。在牆門間裏，他脫下了大衣。白樺木的氣味直衝到他鼻孔裏。他瞧見亞爾几伯坐在沙發上打呵欠。沙發旁邊站着一個拖着條小辮子的女孩子，笑咪咪的眼睛瞧着寶太寶夫。她並不是看他的臉

兒，是看他的袖子上的金線哪。

「請進來，」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說。她邀請他到廚房裏去。

那兒有個藍色的大水壺，一壺的冷水，還有那熟知的面巾，上面繡着橡樹的綠葉的。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走了出去。小女孩送進一匣肥皂來就看他洗濯。寶太寶夫此時還覺得手足無措的。

他臉孔發紅問那女孩子道：

「你媽媽是誰啊？」

他想說話說不出，就隨便這樣問問。

「她自以為是個大人了哪！」女孩子神秘地向他耳語說。「但她全然不是大人啊。她是比我更壞的一個小姑娘哪！」

「爲什麼？」寶太寶夫詢問。

那孩子不回答。她笑着從廚房裏逃了出去。

整個晚上，寶太寶夫始終在驚訝中，她像是在玻璃紗似的夢裏。屋子裏的一切

正像他所希望看見的那麼樣子。相同的樂譜放在鋼琴上。相同的黃蠟燭畢剝地燃燒着，照亮他父親的小小書齋。甚至他從醫院裏寫來的信札還是放在那書桌上，壓在那個相同的舊圓規下面，正是父親經常放信札的地方。

喝過茶後，泰狄娜·彼得洛芙娜領着寶太寶夫到他父親的墳墓上去。那個墳是白樺林的後面。朦朧的月亮已高高地升在天空。白樺樹在月光下，將它薄薄的暗影投在那雪上。

夜深沈時，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坐到鋼琴前面。她的手指輕輕地在鍵盤上滑走，她回頭向着寶太寶夫說道：

「我覺得像以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的。」

「我也覺得這樣，」寶太寶夫回答。

他望着她。燭光斜瀉下來照亮了她的半個臉兒。寶太寶夫立起身來，在房中踱步，接着他停下一步來。

「不，我記不起來了，」他的口聲有點發啞地說。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轉過身來，吃驚似地注視着寶太寶夫，但她沒有什麼回



答。

當夜寶太寶夫拿書齋裏的長沙發當作床子用了。可是他睡不着。這屋子裏每一分鐘在他都覺得珍貴異常，一秒鐘也不肯失去。他橫在那兒靜聽着貓兒的軟步聲，鐘兒的滴搭聲，隣室中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向保姆叮囑的低語聲。接着沒有語聲了，保姆從那房中出來了，但從門縫裏還漏出一條燈光來。寶太寶夫聽見翻動書聲——顯然泰狄娜·彼得洛芙娜還在看書哩。他猜想她是爲要及時喚醒他去乘火車，所以坐着不睡的。他想對她說他也沒有睡去呢，只是他不敢叫出來。

早上四點鐘泰狄娜·彼得洛芙娜輕輕地開了那房門，來喚醒他了。他翻了個身。

「是起身的時候了，」她說。「這樣早來吵醒你真覺得抱歉！」

泰狄娜·彼得洛芙娜送着寶太寶夫到車站去，這村莊上都還是在睡夢中哪。火車上已經第二次搖鈴了，他們倆才握別。泰狄娜·彼得洛芙娜對着他還是出着雙手，由他握着，她說道：

「請常通信吧。現在我們不是幾乎像親戚一般了嗎？」